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三

衛青傳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李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李與王家

僅衛媼通生青

衛青其家姓

青有同母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有為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父死牧羊氏母之子

言鄭李正妻不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

居室有一紺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苦為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建元二

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上通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

龍與新首虜數百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犯邊元朔元年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

年復出雲中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頰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

侯使蘇建築朔方城工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譖蠶夷遠謀竊兵數為邊

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

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甚眾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關

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

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

屬立號而歸工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有十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

春侯

伉音杭又工即反

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持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繼繼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侍罪行間所以勸

士卒力戰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為合騎侯

韓說為龍雄侯公孫賀為南帝侯帝者李泰為樂安侯李朝趙不廉公孫戎奴各封為侯李沮李息實如

意衛綰賜爵關內侯 明年大將軍青出定襄斬首數十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

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陰為翁侯見急出奴誘之遂將其餘

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閼長史安議即周霸等單正建

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塞斬首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閼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今建以數十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復無反意也不當斬

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

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可專權不亦可乎風詩軍吏皆曰善

遂因建行在所原文曰當云是歲也霍去病始侯建至上不謀

五註武帝驍剛視之見汲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以精兵走之見李凡七出擊匈奴斬捕虜

五萬餘級見下霍去病傳事武帝

霍去病大將軍青姐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

將軍受詔于壯士為累姚校尉案顏妙反姚王君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將軍數百里原文曰赴利斬捕

首虜過當計其所將人最則捕首於是上曰粟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比再冠軍也以二十五百戶封

為冠軍侯 元狩三年春為輕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粟姚將軍率我士應五王國輜重人眾

攝擊者弗取之幾獲單于于轉戰十餘里合短兵塵澤闌下盡死殺人為虜父顏銳得者誅全甲獲

扶首虜八十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也祭天以金人為主師率減什七日詔書以為金熱則不應只

失士至七分也山叔人幾又何知之元前四年出塞為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十二宗然則
車蓋將軍與封用大率以戰事為功故四年出塞而得一遂云食取於敵而糧不絕故得國也蓋封
去病二十三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教俱出北地異道達至祁連山天山也山叔捕首虜甚多上曰

果騎將軍攻祁連山揚武子驍得無音廣都曰張掖縣也漢曰山叔捕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蓋封去病五

十四百戶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驍然敢深入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然而諸

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果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

去病將兵往迎之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願遁去去病乃馳入保與

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遁渾邪王來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人既至長

安天子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漯陰縣也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去病降異國之王三十二

戰士不難傷也難遭十萬之眾舉懷集服仍與之勞及河塞歷戰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果騎將軍減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緣役通分處降者於遠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改

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明年山叔入右北平定襄越塞入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禽侯趙信為單于

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塞輕留入今大將軍與單于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及

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轉謂運糧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

諸將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塞人馬單于謂山叔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

積兵待塞北而道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得青縱五千騎往當山叔殺傷太當單于來會而

去漢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頭斬首虜萬餘級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

軍軍等而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遠上曰果騎將軍去病率師將約輕齋絕大塞獲屯頭王韓王等

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北海名積石山日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車減什二取食於敵車行無遺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粟騎將軍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趙主大司馬位大將軍粟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今令粟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殺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臣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棄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蹋鞠也吐

擢反下非六反以皮為之實以毛楚辭而說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為冢象祁連山諡曰景桓侯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步南誅南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級漢邪王以象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衛氏興自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原太子敗衛氏遂滅而去病弟光貴威自青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不慕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有勉之武貴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得士大夫招賢然不肖者人主之禍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與諸果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方此叙傳長平桓桓賦上將之元將伐擒執我朝連戎車七征衛朝開闢音合圍單于北登閭顏音

寇軍殺勇紛紜長驅六舉雷擊雷震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董仲舒傳 事武帝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覩
國其猶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專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
對策為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
寢然為舉首寢然或說七交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
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箏瑟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
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
衆然猶不肯反日以什減什者至後王而後止置其所持操或詩諺而失其統與謂曰與固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急與嗚呼凡所為屑屑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
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大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
改百姓和樂政事昭宣何修何飾而膏露降有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補音
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於方外說文延及產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闡高誼
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振勿撻其一二疏理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
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不泄不發言與于朕躬毋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此其兩彊勉學問則聞見傳而知，蓋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教者也。此詩曰風夜匪解，解讀書云：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此與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具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箚結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仕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風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諺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聖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復歸流為鶩，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此瑞仲異口復當。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此與不能統理，群生結集，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此仲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為

法其人也約

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

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

謂正月也

正次王王次春解春秋春王正月一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

年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又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

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生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

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矣公始即位何不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讀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責者始故為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而亡有邪氣好其間者好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

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徇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

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靡民以義節民

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記者教化行而習俗美矣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丘復脩
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
秦雖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扶書棄損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
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其道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心驚顛抵冒殊扞口不道之信為驚也小此信義之孰爛如
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圻胡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管見公羊子曰亂世反治世近乎春秋董仲舒治公羊
可行者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
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
脩飾也宋祁曰越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夫子贊其對而異之
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麋鹿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
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通何勞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
觀闕乘大輅王輅朱干玉戚干盾也戚鉞也朱八佾陳於庭佾列也舞者之列一而頌聲與夫帝王之道
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瑑彫也文也音義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飢膚以懲惡
成康不式式用也刑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耗在也時

不明也則罰

開亂美類反鳥序朕風露美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乃本任賢令朕親耕藉田

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忠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

氛氣充塞群生塞逆黎民未濟康壯賢亂賢不肖澤被澤被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慮鬱乎令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指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違臺於文藝而不得聘敷

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歟各悉對於篇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木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

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通達于位

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為高相罔堯之輔佐繼其統

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德盡善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氣暴物殘賢智殘賊

百姓相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河海紂之為天下耗亂反

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開天太顓散宜生等亦聚於朝遂受龍兆

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三公即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服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為事先素王之文焉此觀之帝王之條實同然而

將違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序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

異貴賤而勸有德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

也故孔子曰魯則不遜倫則國俗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鹿玉不瑋瑋音潤寶賈潤美不瑋此何異於連卷

璽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瑋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

長則材諸位隨其材而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記其上武王行太義平殘賊

長則材諸位隨其材而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記其上武王行太義平殘賊

長則材諸位隨其材而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記其上武王行太義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數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俗非世貪狼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謀名而不察寔謀實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其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工之心造偽飾詐起利無耻又好用慘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刀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履寬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即康居夜即西南夷康居西域國殊方萬里德歸誼說謂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風雨暘暘農事畢為民思惟復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群一國之眾封士書者大學之誥書是王道德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年間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凶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小吏姦虐者守令不舉實為姦誘竟若其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充暴群生寡達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賢與否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仕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

政堂胡氏曰自漢以來仕官不得久居至後魏崔亮為銓選當代選有失才之嘆而唐虞光庭又加詳

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是不伏舉所謂不是者隨益增損以為典常庶耻道表惠不肖迷居高位為斯
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

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賢亂賢不肯渾軀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
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
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
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
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得使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微
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
以改今予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米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
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與諸曰 聽若朕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豈
異哉今予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執之講之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晏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予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寬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
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畛與建日月風雨以和之 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濟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
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

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以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大化之後天下常止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故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惟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食積曰餽桑麻以衣之衣於衣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漢微漢滅寔明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閭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晚致明明與興以微致顯是以克發於諸侯齊與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致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克兢兢日行其道而爵業業日致其善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深明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大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樂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順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樂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

年此其遠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夫。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言有弊非道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商之設，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世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至性也原文陛下有明德，嘉道愆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文，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性與若通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也。息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切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或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國富虛德，潤澤本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繇繇而陵夷若是？是古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謂曰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乎？予之齒者，去其角，牛無角，上則有角，其角者則有上角，傳其翼者雨其足，曰雨是所愛大者，不得取小者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勩於末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蹙蹙若不足也。身重而貴，高住家溫而食厚，祿固來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止已以迫斲民氏日削月朘朘謂轉棄
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
罪此刑罰之所以著而森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
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大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子
其家見織帛愁而出其妻食於舍而如張愠而拔其簪曰吾已食祿又奪國夫紅女利紅女利古之賢人
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
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
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尹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刺常悲
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悲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
也負簠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
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將一統法制毀壞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請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狀
矣對既畢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帝兄棄輪好爭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欲重為久之王問仲舒
曰魯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魯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
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吾欲伐
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我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此言之專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莫稱五伯伯讀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荀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也砥礪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說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聞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莽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馬上召視諸儒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惡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燕直是時方外據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主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說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侍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執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者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親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得失闡舉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屬皆其書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擬其切當世施朝廷者篇目

互註說武帝限民名田以塞兼并

詳見食貨志

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

見五

為世儒宗

傳物

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

並見劉向傳

謂山叔非可以仁義說獨可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

以堅其約贊其愛子以累其心

以見山叔居官可紀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焉是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焉是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

